

# 周涛散文创作中的动物意象解读

马甜甜

(北京教育学院 干部培训办公室, 北京 100120)

**摘要:**周涛散文主要以“马”“鸟”“犬”“牛”四种动物意象折射与投影个人精神意志,彰显出“英伟”“高洁”“忠诚”“固守”等品质,以“物我合一”的形式使主体精神形象外化,体现了人与动物在人文立场上的相互关照,使读者感受到生命的意义并引发对人类生存与现代文明的反思。与此同时,在周涛的动物意象创作中也存在写作向度转向琐碎平庸,难以不断超越的价值失范。

**关键词:**周涛;散文;动物意象;精神投射

**中图分类号:**I207.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28X(2016)05-0035-04

**DOI:**10.16398/j.cnki.jbjieissn1008-228x.2016.05.007

中国西部散文自新时期以来获得了长足的发展,涌现出一大批好作家及影响巨大的作品。在这些以遒劲笔力力擎西部散文写作大旗的作家中,“西北胡儿周老涛”无疑是极有代表性的大家之一。周涛,1946年生于山西榆社马场村,1950年随军进入北京读书发蒙,9岁随父母工作调动举家从京畿盛地迁入边疆,自此在新疆生活50余载至今。周涛寝馈于边地民族文化、风情民俗而自得其乐,深得少数民族文化、宗教奥秘之精妙,遂自诩“半个胡儿”,笃定祖上必有胡人血脉延传。

## 一、周涛散文创作中的动物意象选择

在周涛的笔下,到处是勃勃的生机;飞禽走兽、山川河流、山花野草,无不跃动着原始的生命力。周涛爱写动物。他的散文中对动物命运的描写与交待富于人文意味和道德高度。他选取的意象多已超越了动物本体的生命意义而达到人与动物互渗、主体精神外化的实际效果。这些意象作为周涛文学想象与艺术象征的载体,裹挟着动物本体的奔突力量在他的散文创作中长驱直入,像一个身上还带着热烘烘的马汗味破门闯入的骑手,有西北汉子火辣辣的直率。

周涛在他的作品中营造了一个万类霜天竞自由的生命场景,一切生物都诗意地栖居于大地,各安其所,生生不息。赛里木湖像海洋留给伊犁河谷的一滴清澈的眼泪,成群的水鸟沐着水色光影翩飞起落;身材修长的骏马低垂脖颈,披散头发,小心翼翼地亲吻水面;银白色水貂拖着一条水纹从宽厚的河流中中游走;从天而降的黄鸭像金色的傻瓜跌进草丛消失不见……巩乃斯草原是“阳光容器”,将充盈于天地之间如流水般的光芒汇聚在自己的怀抱,和煦可人,带着清新可爱的滋味。周涛对生灵的描绘往往超越了形象本身而显现出一种象外之意。其象征手法的广泛运用传达出浓烈的哲理意味,表现了作家爱憎分明的思想感情,深化了作品的内蕴。

周涛钟情于那些具有迥异于现实生活平庸表象的本质清洁高贵的生命,《稀世之鸟》朱鹮、游猎草原的《巩乃斯的马》、《猛禽》雄鹰、似《逃跑的火焰》一般的狐狸、高贵的红嘴鸦……在周涛选取的

收稿日期:2016-09-14

作者简介:马甜甜(1984—),女,新疆乌鲁木齐人,北京教育学院干部培训办公室科长。

众多意象中,这些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高贵生命清楚地表白着作家对崇高精神内核的仰慕与追随。

## 二、周涛散文创作中具体动物意象解读

周涛的散文创作追求文学审美所要求的内容借形式显现意蕴和特性,其“作品不在于形象层所传达出的特定的社会历史内容和具体的情感观念,而更多是超出形象的具体内涵而达到一种普遍,永恒的精神体验和哲理思考,在某种程度上是通过具象对人生的终极意义进行探求和追问。”<sup>[1]</sup>周涛对动物意象的选取具有自己独特的见地,从他偏好的动物意象中,我们可以看出他个人精神意志的折射和投影。

### (一)马

周涛崇尚奔放超拔的人生品格因而异常爱马。马“不像书可以被焚,画可以被禁,知识可以被践踏”<sup>[2]</sup><sup>32</sup>,马是草原的精魂,是“力与美的巧妙结合”<sup>[2]</sup><sup>33</sup>,作家从“马的世界里找到了奔驰的诗韵,辽阔草原的油画,夕阳落照中兀立于草原的群雕,大规模转场时铺散在山坡上的好文章”<sup>[2]</sup><sup>33</sup>;看马让作家感到“生活不朽的壮美”<sup>[2]</sup><sup>33</sup>以及观沧海般捭阖纵横的旷达胸怀。而那场夏日暴雨中群马奔腾的壮阔场景描写,则成为周涛最负盛名的创作记录。“雄浑的马蹄声在大地奏出的鼓点,悲怆苍劲的嘶鸣、叫喊在拥挤的空间碰撞、飞溅,划出一条条不规则的曲线,扭住、缠住漫天雨网,和雷声雨声交织成惊心动魄的大舞台。”<sup>[2]</sup><sup>33</sup>这场让人瞠目结舌的伟大演习,这样挟裹人心的喧嚣暴动,是一场真正的复活的战斗!马群是复活的战士,是移动的森林,它们有力的蹄踏像锄头啃进泥土,踢得草原发出铜亮的呼号。这些“能思考并且是有感情的”<sup>[2]</sup><sup>33</sup>骏马,从脚底生长出一条条根脉扎入草原的肌理,它们就是立体的不断奔走着的草原,从巩乃斯到那拉提,从昭苏到巴音布鲁克,英气勃勃的马“和历史上的那些伟大的人物、民族的英雄一起被铸成铜像屹立在最醒目的地方。”<sup>[2]</sup><sup>33</sup>

### (二)鸟

《猛禽》以寓言的方式注解了周涛心中的个人英雄情结,他用诗和散文两种文体表达狼与鹰的殊死搏斗,将草原上极具代表性的二种风物和力量写得生死攸关、惊心动魄。雄鹰作为天空的眼睛,勇猛而富有献身精神,“它能一膀子拍断公骆驼的腰”<sup>[3]</sup>,却被一只狡诈阴损的狼暗算了生命。作家徐徐铺开一则受伤英雄的神话,在感叹英雄末路的同时,一针见血地指出即使磊落光明,在缺乏经验的斗争中,也有可能被猥琐、自私所战败。周涛仰慕高洁纯尚的精神品质,他从一对濒临灭绝的“稀世之鸟”朱鹮身上看到魏晋名士“遗世而独立”的人格与风度。尽管这种全世界都没有几只的珍禽濒临绝灭之境,却仍不防范丑恶的包围,或许更会以美的消亡来抗议强大世俗的丑恶力量,以人类的最终悔悟作为“留给这世间的唯一悲剧”<sup>[4]</sup><sup>109</sup>并“永远无法弥补”<sup>[4]</sup><sup>109</sup>。周涛还从一只不甘被捉住而气绝身亡的红嘴鸦身上领受到生命的高傲和尊严,这只“不肯归顺,不甘心当俘虏和玩物,竟然活活气死了自己”<sup>[5]</sup>的不可思议的红嘴乌鸦,是周涛宁愿背负枷锁也必在烈火中舞蹈的精神雕像,是他如徒步行者般渴望行走与冒险的激扬精神的外化。周涛的意象之笔也从未忽略平凡甚而黯淡的形象选取,沉默的像标点一般与人贴近的麻雀,平静然而无奈地传递出作家对这些“在季节的变化中艰忍或欢快”<sup>[6]</sup><sup>296</sup>的弱小生命的体悟和叹息。《隔窗看雀》让周涛看见市井人生的无奈和悲悯,于是他生发出“有责任感地……活着”<sup>[6]</sup><sup>296</sup>的感喟,而这有时正是生命最终呈现的底色。

### (三)犬

周涛选取的犬意象主要为两类:一类是猎犬,一类是宠物犬。《细狗》的主人公是一条哈萨克老猎手视若眼珠的猎犬细狗,这种草原上奔跑最快的名犬却“瘦得像一张弯弓,一个问号”<sup>[7]</sup><sup>51</sup>。正是它奇异细长的身躯使它具有了鸟类一般的轻灵,“它的跑跳几乎就是飞行”<sup>[7]</sup><sup>52</sup>。有用之物的外形落差,一如天才被世间误解。关于《狗狗备忘录》《包包趣闻录》的评论褒贬不一,有人赏鉴它生活情趣盎然,有人认为它人文精神迷失;且不论孰优孰劣,文章中拳拳之爱是显而易见的。从一开始对宠物的轻视,看不惯人为狗“服务”的举动,到对自家宠物狗的态度转变,爱不释手,周涛的感情趋向十分明显。饲养家宠并爱护之,是当今社会一大现象;宠物给许多无子女傍身或者倍觉寂寞的家庭带来许

多安慰和欢乐。饲养宠物就像在养一个非己的自己,与它们生活在一起是为了沟通、解闷。周涛与常人无异,每天一样五谷杂粮七情六欲,依笔者之见,苛求一个常人的日常感情与苛求古人一样略显余虑。周涛也许能够超越自己的取材迷失,但这与道德堕落仍有一定的差距。

#### (四)牛

“在我眼里,牛总有点落后的象征的意思,一副安贫知命的样子,这大概是由于过分提倡‘老黄牛’精神引起的生理反感。”<sup>[2]29</sup>关于马和牛的文化,周涛用诗人加学者的语言进行了很重要的描述。“农耕方式必然带来保守性、狭隘性,游牧方式必然会有侵略性、野蛮性,这不是民族矛盾,而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生存方式造就悠久的矛盾和冲突”。“从个体来说,马更自由散漫,接近艺术,牛更稳健扎实,近于政治;但从整体上看,马却更具集团性,更容易在整体的带动下共趋一个目标,而牛反而显得固执、倔强、行动迟缓,各自的独立性太强。”<sup>[8]259</sup>两种文化造就两种不同的人——农耕人和游牧人。“长城里边的孩子驯化了牛,也被牛驯化了。他坚韧、有耐性,吃得起苦,受得起劳累,索求不多而贡献一切;……总是把自己看得很低,很渺小,很容易服从。”“长城外边的那个孩子抓住了马,他驾驭了马的时候也难免不受马的驾驭。他迅疾,灵敏度高,无牵无挂,喜欢合群。”“耕耘的农民在侍弄那些植物的时候,那心情和方式更像是庄稼的仆人。……它们像老爷一样傲慢地站在田亩里,等待他浇水、锄草、培土;……当人成为植物的仆人之后,生产方式所带来的忍受、屈服等习惯性品格便沉淀在遗传基因里了。”“马背上的牧人在放牧那些动物的时候,他更像一个至高无上的君王,他是一个征服者和统治者;无论他在人的社会等级中多么低下,世界总要把一些生命交属他管理;他骑在马背上,狗追随在左右,大片的羊群、牛群、骆驼被他吆喝、驱策,他是主人;……游牧者的孤独里含有哲学和史诗意味,所以马背民族对音乐、诗歌、色彩这样一些高贵的艺术具有天赋的接受力。”<sup>[8]260</sup>

孟宪实由此指出,学界理应从牛文化、马文化的思考中受到启发。首先,从观念上强调草原文化的继承和发扬;其次,在文化研究方法上注意民间和社会底层保留的文化底蕴;再次,在文化研究的目的上注意对文化的抽象继承。文化研究不等于文化史研究,从文化中提炼精华以作我们今后生命的养料,周涛已在身体力行。美学立场,是周涛的抽象继承的真正视野<sup>[9]</sup>。

西部独特的地域风貌对周涛进行了终极的淘洗,将浩瀚超拔的精神内核烙印进作家精神深处,再通过周涛选取的具有相同或相似品格的动物意象反射出来,是主体精神的形象外化。作家将富有奔突力量的动物精髓与雄性力质美相结合,凸显了对高洁美好的精神品质的追求,达到了人与动物的互渗。周涛不仅挖掘了人与动物在人文立场上的相互关照,还以纵深和开阔的眼光发掘出不同动物意象所代表的异质文化在比照之下的优劣短长。作家由物及人,将自己对万物的观照转化为生命的另类体验,以“物我合一”的方式去参悟生命的欢欣与痛苦,高尚与卑俗。这样的表达有别于虚无的生命哲学说教,使我们真切地进入这种意境去感受生命的意义。周涛带有古典情绪的英雄崇拜,在出自雄浑粗犷的西部动物那里被生动地对象化了,他那么深情或热烈地书写这英雄的一群,其实完成的是奋力奔跑在生命理想中的自己。

值得关注的是,周涛散文中对生命的抒写,不仅仅停留在感人的层面上,作家还从生命的角度反思人类的生存,反思环境变异,反思现代文明。作品的视角不局限于个体,作家将对个体生命的感情上升到整个民族乃至全人类,这也是周涛散文的深刻之处。

### 三、周涛散文创作中动物意象的些微价值迷失

尽管周涛极力张扬这种从动物身上提炼而出的砥砺人生的价值观念,但笔者仍在他的部分文本中,发现一些不甚和谐的因素,可作为周涛对动物的普泛性关怀的反面佐证。

《吉木萨尔纪事》中,一场光天化日下“人猫合作的暴行”<sup>[10]143</sup>“由于我的百无聊赖和恶作剧心理”<sup>[10]143</sup>而发生。“我只是想逗逗那猫,馋馋它”<sup>[10]143</sup>,于是把一根粗木柱斜架在墙上;然而猫却显示出猛兽的嗜血本性,借木柱攀上鸽巢吃掉了羽翼未丰的小鸽子。恶行既成,“我”悔意方生,于是又打伤了猫,使其好几天不敢回家。这种将其他生命玩弄操控于一掌之中的随意,使笔者不敢苟同于操

纵者的恩宠与惩罚。周涛在《霜降日志》中还对“三种羊角”进行了热情洋溢的描述,然而作家似乎并不自知他的文本中流露出对残酷美的盲目追寻。作家在欣赏优美对称的S型大盘羊角、H型藏羚羊角及V型大羚羊角时,似乎并未想到它们的来处。周涛只看到了坚硬的力质美,而对在获取这些羊角的过程中动物生命可能遭遇的扭曲与残缺避而不谈。笔者在阅读中感受到存在于美好情愫与盲目残忍之间的某种尖锐对立,挣扎于内心中爱护与刺伤的痛楚,震颤于这种有张力的战栗。周涛仿佛想以反衬手法,先写恶念再行善举,以示悲悯情怀,但突兀惊惧之念已成,遂难摸去血淋淋的印象。那些比手臂粗的羊角,流着血的证据被看作生命的力与美的永恒象征,这是作家的盲点还是自然界中高等生物对“适者生存”信条的绝对笃信?

尽管作家在《宰杀生灵无数》等文章中对“身为作家,竟无悲悯之心,操刀行屠,尔心何硬似铁”<sup>[11]</sup>做出了反省,然而周涛却未能深化下去,“坚硬”与“残忍”仍然在盲点的遮蔽下留存。周涛何以会在新的世纪出现这样的价值失范?有学者认为首先是他的创新意识在作怪,从而将他引入了歧途。周涛欲改变自己的写作向度,于是从以往的神圣和崇高,转向了日常生活琐碎的阿猫阿狗之书写。其次,宠物时尚将周涛推进了泥潭,使他难以自拔。再次,在一片赞扬声中,周涛可能有自我感觉良好和个人主义膨胀的情绪,这就决定了他难以不断提高自己的文化和艺术水准,不断磨砺自己的超越性意向<sup>[12]</sup>。

瑕不掩瑜。周涛通过散文创作中的动物意象借物抒意,以独特的审美情趣、审美眼光、敏锐的艺术感受力和宽广的艺术胸怀感染着读者的精神世界。作家真挚的情感、深沉的思考、清醒的生命意识、奔放的艺术冲击力使整个文本散发着对生命的赞颂崇敬与对生命本质的探索参悟。

#### 参考文献:

- [1]童庆炳.文学理论教程[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98
- [2]周涛.巩乃斯的马[M]//周涛.高榻.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1996.
- [3]周涛.猛禽[M]//周涛.高榻.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1996:38.
- [4]周涛.稀世之鸟[M]//周涛.稀世之鸟.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0.
- [5]周涛.红嘴鸦及其结局[M]//周涛.高榻.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1996:3.
- [6]周涛.隔窗看雀[M]//周涛.高榻.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1996.
- [7]周涛.细狗[M]//周涛.高榻.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1996.
- [8]周涛.游牧长城[M]//周涛.天似穹庐.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8.
- [9]孟宪实.都市牧人——试论周涛独特的文化传承[C].昆仑,1994(6):168-174.
- [10]周涛.吉木萨尔纪事[M]//周涛.高榻.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1996.
- [11]周涛.宰杀生灵无数[M]//周涛.逃跑的火焰.华艺出版社,2002:158.
- [12]王兆胜.折翅与坠落——谈周涛近期散文的价值迷失[J].文艺争鸣,2005(4):48-53.

### Interpretation of Animal Images in Zhou Tao's Prose Creation

MA Tian-tian

(Cadre Training Office, Beijing Institute of Education, Beijing 100120,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four main animal images of “horse”, “bird”, “dog” and “cow” in Zhou Tao's prose, interprets that the animal images in the writer's prose are actually a refraction and projection of a personal's spiritual will. The animal images highlight the qualities of “greatness”, “nobleness”, “loyalty” and “conservativeness”, reflect the impact of human beings and animals on each other in the humanities position, and help feel the meaning of life and help reflect on the survival of human beings and modern civilization. At the same time, in Zhou Tao's animal imagery creation, the writing orientation tends to be more trivial and mediocre, and is of the trend of value anomie

**Keywords:** Zhou Tao; prose; animal image; spiritual projection

(责任编辑 田 军)